

第八回 百拜香奩自愧書生命薄 經年選閣甘憐淑女無緣

詞曰：

心堅已，笙簧思入情人耳。情人耳，隔簾對較，一番驚喜。

情緣占卻眉村裡，筆尖寫滿鸞箋紙。鸞箋紙，料應無福，婉辭連理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司空約聽見老家人說出趙宛子請考詩之事，一則驚喜不定，又恐錯過才美，故滿口應承，到下處吃過飯，將近日中，老家人就再三請他去考詩。司空約因見趙小姐有名帖相招，只得也用了一個名帖，上寫著「浙江處州府麗水縣新中式舉人司空約拜領詩教」二十個字，叫家人拿著，竟隨著老家人望相府而來。不多路，到了府門前。司空約定睛一看，只見牆闕肅靜，雖無炎炎之勢，卻氣象潭潭，尚不至於冷落。先前告示，俱已零落。見照牆上，實貼著告示一張。司空約忙走近前一看，只見上邊寫的是：

山東巡撫為禁約事：照得：趙少師半世忠勤，歿於王事，上為天子之所哀憐，下為臣民之所痛惜。最可悲者，子嗣無承，宗支欲斬。今唯金屋一珠，瓊樓片瓦，推恩別姓，銜忠魂之餘脈；繼志詩書，展良相之遺才。語追風雅，無人不拜乎香奩；句壓漢唐，有美皆輸心彤管。但紅絲未係，不能請命子嚴慈；連理欲諧，聊托良媒於筆墨。此選婿之變體而合乎名節，選婿之奇思而終歸於正。故本院嘉其得情合節，因命其垂簾舉行之。但恐地方奸人不遵相府選婿大體，見良人酬唱出入，吉士賡和往來，借端生釁以肆其奸者，著地方指名報稱府縣，仰府縣逐名拿解大院，以憑懲究不貸。

司空約看完，方走到府門前，叫家人將名帖遞與老家人道：「煩你人去通報一聲。」老家人接了道：「請相公進到大廳上坐下，老僕人去通知。」司空約只得隨他入到大廳上坐下。老家人入去不多時，早同著先歸報信的那個老家人，又領著兩個小童子，進入後廳。到了後廳，兩個老家人便立在廳門口伺候，不敢進廳，唯兩小童隨他入到廳中。才立下，早有兩個老僕婦從簾裡走出來，對他說道：「家小姐在簾內候教，請司空相公行相見之禮。」司空約聽了，忙深深對著簾子拜了四揖。揖完，兩個僕婦就移過一張金交椅來，請他對簾而坐。司空約此時又無人相對，用不著謙謙遜遜，只得安然坐下。早又一老僕婦在廳旁捧過兩杯茶送上，司空約忙取了一杯在手。老僕婦隨將那杯茶送入簾去，隨即拿著空盤出來，對著司空約說道：「請相公上茶。」司空約聽了，忙對著簾子打了一恭，欣欣而飲。飲完，老僕婦接了杯去，先前的兩個老僕婦就抬過一張書案來，橫放在司空約面前。書案上硯池筆墨並大小箋紙，都安排的端端正正。司空約見了，就打帳題一首絕句，送入請教。還不曾動筆，簾內早又出一個中年僕婦來，對著司空約說道：「向來考詩，小姐恃才，往往信筆戲詩。今聞司空約相公才過李杜，又係蟾宮貴客，不敢等閒著筆，故命老僕婦請命相公；還是限韻分題，還是言情問答？」司空約因說道：「小姐才名已轟轟播於四境，小子膺服不遑，何敢摹擬有請。但小子既係路人，又屬新進，今幸蒙下招，謹當領題以俟考，而小姐過於謙讓，不獨不出題賜考，轉欲分題對較，小子何人，烏敢當敵。欲竟推倭而退，又非來意，萬不得已，聊獻數言以博閨仙之一哂。」此時，案上硯池之墨，兩小童已磨得端端正正，司空約因取過一幅小箋來，信筆題一首七言絕句於上，道：

何幸高登宰相堂，簾前如海睹春光，

自慚落落一枝桂，香近香奩不敢香。

題完，就卷一卷，遞與僕婦道：「心雖無窮，才調僅此而已，求小姐不妨叱教。」僕婦持了入去。只好一盞熱茶時候，只見那僕婦早將小姐和韻的一首詩箋持出來送與司空。司空接了，展開細讀，只見和的是：

漫美青雲接玉堂，細看終是外風光。

河洲彩筆成知己，始覺關雎千古香。

司空約初來之意，只以為相府閨閣，有名無實。及見了和詩，見其略去功名，但求才美，識已過人。而和詩又敏捷如聲之應響，方驚倒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正打帳再題一詩以明敬服，只見那僕婦早從簾子內又送出一幅詩箋來，忙接了一看，那又是一首七言律詩，不禁又吃一驚，因而細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是耶非耶請留評，何事低徊感又驚。

明鏡窺人應對照，啼鶯求友定嚶鳴。

花枝正借身無主，道路誰知春有情。

若使其中彎且曲，何妨直示一分明。

司空約看完了詩，見美人注意甚深，詩才清空一氣，宜如說話，驚喜得心窩中都是奇癢，那裡還敢說謊，只得直直和詩一首道：

大聲只作鼓聲評，一旦聞雷敢不驚。

雖喜浪身才對照，卻悲癡口已先鳴。

為貪柳絮因風句，負此桃花潭水情。

肝膽吐完無可吐，分明終恨不分明。

司空約題完，忙又付與僕婦送入，因高聲隔簾說道：「肝膽盡矣，求小姐垂諒。」僕婦接了入去。不頃刻，僕婦又持了一箋出來，付與司空約。司空約展開細讀，卻又是一首五言律詩，上寫道：

花枝既占春，非朱定是陳。

葦蘿在何地？柯斧倩誰人？

有甚紅絲引？曾窺玉貌新？

一詞無假托，方信事為真。

司空約讀完，見詩意諄諄細問，恐他是假托，愈不敢遲疑，因又取過一幅箋紙，信筆而寫道：

水天發鮮春，從他飛燕陳。

列眉村是地，詩月老非人。
慨許烏紗聘，休驚青眼新。
雖無形可據，一片已真真。

司空約一面題完，即一面叫僕婦送了入去。因又想到：「律詩述事，無非大意，敘述不明，只疑有隱。」因又題《柳梢青》詞二首道：

列眉村裡，有美趙家如子。巧扮書生，往來花下，細細求連覓理。
詩逢知己，和將來，早吐柔情滿紙。驚心潛訪，訪出嬌貯，方驚方喜。

其二：

良緣有以，一片癡魂定矣。唯望烏紗，但思金榜，欲結風流首尾。
何期到此，忽從天，又睹仙宮桃李。福難面享，才不雙全，多應是死。

忙忙題完，又付一僕婦送了入去。詞雖送入，只以為語近推辭，多應觸怒，未必復答，不期頃刻之間，早和了二詞，叫僕婦送了出來。司空約接了一看，卻和得韻腳楚楚，一字不苟，寫的是：

東昌城裡，妾是趙家宛子。姓既相同，名仍相逐，人事似存天理。
人人有以，細思來，隔別無過一紙。他才得就，我再強成，應多悲喜。

其二：

若詢所以，我自甘心已矣。捷足既先，頑蹄再逐，未免成龍現尾。
莫嫌多此，才場中，有杜何嘗沒李。洞房花燭，白面烏紗，別長生死。

司空約讀完二詞，見其用意，情有為情，義有為義，而吐詞又不謙不強，且下筆如風馳雨驟，並無沾滯，無論閨閣無人，就求之才子中，恐一時也未見其人，不覺私心又一時服倒，只得又題一首七言律以表服膺之意，道：

鬥才始覺筆鋒尖，讓美方知花性恬。
只認娥眉隱見影，何期彤管作龍潛。
後先同鹿悲先逐，大小皆喬恨莫兼。
到此有言無口說，唯應九叩謝垂簾。

題完，又付僕婦道：「煩致上小姐。說我司空約命薄緣慳，不早來此。多感小姐垂簾盛意，特此申謝，也不敢再勞小姐賜答。相府潭潭，不敢久留，請竟行矣。」僕婦持了入去。司空約正打帳立起身望簾拜謝，不期那僕婦又持一紙和韻的詩箋出來，付與司空約道：「小姐說，小姐的情意盡在和詩中，請司空約相公細玩自知。事既不諧，也不敢久留相公，請竟行可也。」司空約又接了詩箋，忙又展開一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

一時驚喜上眉尖，夢醒誰知睡未恬。
春色枝頭雖早占，天香雲外豈能潛。
兩心只要才相合，二女何嘗美不兼。
且卷且垂分內外，聽他明月上珠簾。

司空約讀完，見詩意深微，直透骨髓，一時驚喜欲狂。此時廳上群婦林立肅然，又不敢露出狂喜之態，竟呆呆坐著，就象個癡人一般。但自己說出「請競行矣」，小姐又傳語，不敢久留，無可奈何，只得立起身來，朝著簾子深深拜了四揖。又內外不交談，無言可說，雖遲步低回，無過片刻，只得忍著苦心，淒淒涼涼走出後廳。來到了廳外，早有兩個老人家接著。送到大廳外，方有自家加家人接著，同出府門，照原路回去。一路嗟呀歎息。殊不勝情。回到店中，呆呆坐著，並不言語。請他吃飯，略略吃些就不吃了。催他起身進京，但搖頭說：「且慢。」遂在店中昏昏悶悶的過了一日。到了次早，還打帳相延，當不得轎馬人夫，苦苦催逼，無可奈何，方才起身而去。到臨出門時，猶題《柳梢青》詞二首於臥房壁上道：

筆花飛瑞，自認一時無對。不料香奩，揮風灑雨，使人驚愧。
貪心已遂，才美兩峰登最。何意垂簾，彤管娥眉，又來爭位。（其一）
一揮一灑，早又散成五彩。情係絲絲，心迷醉醉，怎生布擺。
前盟難改，後約敢申山海？且逐京塵，百狂千結，聽天分解。（其二）
落款是：黃岩司空約題。題完，方才上轎而去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這趙小姐自垂簾考詩以來，從無一人一詩可當其意，今日忽見司空約人物既青年如玉之潤，詩調又落筆如神，殊覺屬意。不期談及婚姻，又早有人，閨閣體面，又不敢苦苦強爭，只得謙謙遜遜讓。讓便讓去，只覺放他不下，若要再求一可對之人，卻又絕無影響，來免慊慊困倦，有些不爽。眾僕婦看見，知道為司空約婚姻不成之故，因暗暗囑咐老僕人上去尋訪過路的少年貴客。一日，老僕忽然尋訪著了一位張都堂的公子進京去謀選。這公子是江左人物，到也生得清清秀秀。年才二十一二，雖胸中無物，只因筆下寫得出幾個字兒，又借父親的聲名，便咬文嚼字，認做文人，在人前施展，誰敢道他的破綻。這日，老僕遇見他，見他人物也還不醜，遂將趙小姐垂簾考詩選婚之意對他說了。這張公子久已有親，連兒子亦已生過，卻瞞著只說沒有，卻歡歡喜喜，又換了一身華麗衣服，竟跟著老人家搖搖擺擺到相府來考詩。到了後廳，垂簾之下，也不知行相見之禮，也不問作何考法，見有一張交椅對簾放著，便公然坐下，也不開口說了。小姐隔簾看見，知是一個蠢物，欲待他題詩取笑幾句，又恐怕失眠於人，傷於輕薄，仍正正景景題了一首七言絕句，叫僕婦送將出來。廳上伺候的僕婦見送出詩來，便又忙將放紙筆墨硯的書案抬了到張公子面前放下，便將小姐送出來的詩安在上面。張公子見了，忙展開一看，見是一首詩，因認得上面的這兩三行的字兒，便裝出詩人模樣，高聲朗誦道：

閒花野草若逢春，枝也精神葉也新。
試問簾前題彩筆，不知可是畫眉人？

張公子誦完，連聲贊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果是名不虛傳。」送詩出來的僕婦立在旁邊，見他贊好，便乘機說道：「小姐的詩，公子既然看得入眼，請公子屬和一首，也見得公子的大才。」張公子聽了歡喜道：「小姐這樣用古典的妙詩，除了我張公子，恐也無人和得他來。既如此說，待我和來。」因磨墨舒紙要寫，心下卻暗想道：「他問我『可是畫眉人』，畫眉」

這個『眉』字，想是古字通用，我何不改正了，見得我有才。」因提起筆來，搖頭擺腦，生起一個草稿兒。做了又塗，塗了又改，弄了半晌，方才另用一幅箋紙謄出真來道：

不須別自去尋春，請看翩翩裘馬新。

若問梅花誰畫出，學生正是畫梅人。

寫完，又自讀了兩三遍，甚是得意，因付與僕婦道：「此詩乃我依小姐原韻細細和的，一字字都針鋒相對，須請小姐留心看，便可當得一個媒人。」僕婦接了，送入簾內，與小姐一一說了。小姐晨開看了，不覺笑將起來，因暗想道：「如此醜驢，本該取笑他一番，使他知辱才好，但先少師謝世，門庭冷落，與這些土木較甚麼短長輕重。」因又依原韻題了一首絕句，微寓譏諷，叫僕婦照舊送了出來，與張公子道：「小姐說，公子之詩，妙不容言，但錯請媒人，還領另換一個。」張公子聽了，忙忙接詩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當年筆黛悄生春，卻是灣灣異樣新。

忽爾眼梢橫枝影，這「梅」不是那媒人。

張公子讀完，雖說面皮老辣，被小姐冷饑熱諷，早不禁滿面通紅，萬不得已，轉勉強笑道：「我是一時遊戲，小姐怎麼就認真起來。」欲要再做一首詩遮飾，卻又心慌意亂做不出；欲待發作幾句，卻又內外隔絕，無處生爨。坐了半晌，見眾僕婦默默的林立伺候，自覺沒趣，只得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小姐既怪我錯請了媒人，今日且回去，明日另請了一個來何如？」也無人答應他。說罷，只得冷冷落蔣走了出來。

走到相府門外，方有自家的家人接著，請他上馬。才離了府門，不上一箭之地，忽遇著李吏部的公子，也騎著一匹高頭大馬，滿身華服，家人簇擁而來。張公子的父親在京做光祿卿時，張公子隨父在京，與李公子原是相好的弟兄，今日一個進京，一個出京，忽然在此撞見，甚是歡喜，因而兩人俱跳下馬來，作揖相見。先敘了幾句別後的寒溫，然後問及今日到此，卻是為何。彼此一看，各各會過意來，不覺都笑將起來。李公子因說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自是小弟無福來遲了，想已被吾兄高才捷足，先得之矣。」張公子皺著眉，搖著頭說道：「沒相干，全不在此。我因來早了，摸不著頭腦，受了他一場悶氣，正無處發洩。總是吾兄的造化，我對你說了備細，包管兄後來者居上。」李公子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兄受了甚麼悶氣，又有甚備細，萬望傳授於弟，倘能成了，感激不盡。」張公子道：「待我說來。」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暗暗裝村，明明出醜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宛如約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